

莊

子

集

解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申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

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採世遺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櫬飾鞭箠爲伯樂罪而檄蜀牒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榔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殼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

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  
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  
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  
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  
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  
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  
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甄芟取眾長  
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宣統元

年七月

莊子集解卷一

長沙 王先謙

內篇逍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

釋文本  
溟北海也

其名爲鯤釋魚鯤魚子方以智云鯤本

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魚子方以智云鯤本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

故曰海運下云水擊是也南冥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海洪

所作故曰天池案言

物之大者在天而遊齊諸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諸人

姓名簡文云書名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崔譏云將飛舉翼擊水踉蹌

上者九萬里

崔譏云推翼徘徊而上爾羅扶搖謂之鷗郭注暴風從下上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

六月半歲至天池

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而息引濟諸一證野馬也清春秋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猶如

奔馬故謂塵埃也成云揚土曰塵之野馬塵之細者曰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生物氣息更相吹動矣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間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鵬下不言於此點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搏上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謂堂有坳垤形也則芥爲之舟李頤云芥小草置杯焉則膠崔云著地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易傳續封剗城侯顏注呂忱翻音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是培馮音近之證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闊者司馬云天折也闊止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負而行明物非以自羽吹不能達也蜩與學鳩笑之曰或作鶠音預司馬云

學鳩小鳩俞樾云文選江淹詩擣斯高下飛李注引龍子我決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鳩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鷺不作鳩

我決起而飛李云決疾貌榆榆枋支云槍突也李云猶集也榆時則不至

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司馬云控投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借

鳩之笑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腹患施寫照草野之色三飡猶言竟日

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隔宿攝米備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蠋

上語明顯設喻又何知借人爲二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鳩設喻

小年不及大知作智下大知同小年不及大年駢列以掩其迹笑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

壞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晦謂夜釋文朔旦也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本作蟪

司馬云惠姑寒蟬也一名蠅蠅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

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十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楚之南

列子湯問篇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鑑堯臣封彭楚彼作荆下全引

楚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城厯虞夏至商年七百歲

故以久眾人匹之

言鷦者必舉彭祖爲比

不亦悲乎

此段從小年何演出

湯之間棘

也是已

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注湯大夫棘革古同聲通用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

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湯問篇終秦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

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鯤化爲鵬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若相屬爲義漆固引古在有意無意

之間所謂洋洋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

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

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引湯問再證

斥鵠笑之曰

司馬云斥小澤鵠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鵠不能陵桑榆文選七啟

注鵠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案雀飛何止一尺下文明言數仞矣

彼且奚適也

鵠我勝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翹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

又借斥鵠之美

此小大之辨也

點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

李云比合也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郭雲

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國相對知行德能亦相對

司馬云徵信也

謂此

斥妨片說到人暗指惠施一輩人

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謂賢者謂猶以爲笑

謂

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郭象云審自得也

謂

外之分

郭云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

郭雲榮已而辱人

司馬云榮己斯已矣成云榮子

謂

於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

謂

雖然猶有未樹也

司馬云樹

立也至德未立案

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轄公同此案列子黃帝篇列

謂

言宋榮子不足慕夫列子御風而行

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轄公同此案列子黃帝篇列

謂

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

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平

謂

也

郭云洽然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成云雖必待風

也得風仙之福案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致得

列子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

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云辨

謂

讀爲變與正對  
文辭變古字通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獨絕此莊子自爲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言其體神言其用聖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

堯讓天下於許由

司馬云頴川陽城人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

字林辨炬火也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成云尸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

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李云鷦鷯小鳥郭璞

云姚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李頤云偃鼠鼴鼠也李楨云偃或作鼴俗作鼴本草陶注一名鼴鼠常穿

雀耕地中行計掘卽得說文臚下云地行鼠伯勞所化也李說誤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

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柵俎而代之矣

釋文傳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爲

己寫照言非此  
不訛獨全其天

肩吾問於連叔

成乙並古

之懷道者曰吾聞言於接輿

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

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大而無當

釋文丁浪反案當底也

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

大有逕庭

宣頴云巡門外

路庭堂外地大有謂相遠之甚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釋文藐音邈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

其神凝

三字喫緊非遊物外者不能凝於神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司馬云疵穠也癘音癥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苦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爲說

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狂李又九況反

案者讀如詎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平文章之觀聲者無以與

言以爲詎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平文章之觀聲者無以與

女也

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擬議之詞

之人也

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

云磅礴猶旁礴李植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未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亂治也簡文云弊弊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司馬云稽

至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說文批作批釋文批糠猶繁碎

棄言於煩碎之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又引不物直以塵垢視之

爲事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

以冠爲貨司馬云諸於也

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

爲無所用天下設喻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齧缺葛衣許由

李植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

列舉 汾水之陽自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陽堯都宣云自然深下之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

司馬云姓惠

魏王

貽我大瓠之種

瓠瓜也即我

今葫蘆瓜

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成云樹植實子

也虛脆不堅故

不能自勝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

箇文云瓠落猶廓落也

非

不嗚然大也

釋文嗚本亦作号

李云虛大貌

成云平淺不容多物

俞樾云嗚俗字當作枵虛也

吾爲其無用而措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向

云龜拘坼也釋文徐音與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爲坼之假借元

應音義下引通俗文手足坼裂曰坼輕文或作龜坼下引此

文爲證世世以洴澼絖爲事成云洴澼漂絮也李云漂絮

水上盧文弨云洴澼擊絮之聲

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

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司馬云慮猶結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自渡案所謂腰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猶言棄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狔乎成云狃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遨翔之物雞鼠之屬東西跳梁成云跳梁猶走鄉不辟高下辟音避中

於機辟辟所以陷物鹽鐵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今機臂卽機辟也玉篇王云以爲弩身死於網罟今夫犧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

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

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簡文云莫大也

彷徨乎無爲其側

釋文彷徨謂朝翔

逍遙乎寢臥其下

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

又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謂暢悅豫

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

言無處可用之人間世篇是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之意並與此同

言死鰐牛之大而無用不如樗樹之善全以曉惠施益惠施用世莊子逃世惠以

莊言爲無用不知莊之逍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內篇

齊物論第二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辨守

篇道而已蘇軾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非

大明足以累心故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怒旋已如鼓音

之自然而一無與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隸均物我

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眞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

微之思理然其爲書辭多而情激豈眞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

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機作几案事又見徐无鬼篇郭作伯机作

庄子集解卷一

凡仰天而噓者焉似喪其耦

向云噓息也釋文答解體貌本又作嗒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爲

寓寄也卽下文所謂吾喪我

也案徐无鬼篇噓下無此句

謚成字游案徐无鬼

篇作顏成子入見

徐无鬼篇作夫子物之尤也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

散知北遊篇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

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卽槁

木之枝槁骸亦以下異

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而同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

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郭云籟蕭也

子游曰敢問其方

成云方術

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俞云塊出或體大地成云噫而出氣

其名爲風是唯无作

作則萬物怒咷而獨不聞之

之猶其下同釋文蓼山林

之畏佳

卽喂崔巍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圜似

曰似注者似汚者字林云：柳柏上方木成云，圓獸之謂。同宣云：  
木之激者謫者注深池污窟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  
巖形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謫者笑者咬者  
聲調如箭去聲  
或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謫下而聲濁，笑深而聲  
雷咬鳴而聲清，皆狀巖聲釋文：謫音孝司馬云：謫哭聲案交  
黃鳥三家詩作咬咬，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啁。  
李云：于，唱聲之相和成云；皆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

洽

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

李云：治小風也。

爾雅反風濟則眾竅

爲虛

向云：厲烈也。濟止也。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郭云：調刁

搖貌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以竹相比而吹之

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

誰邪

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卽天籟也。引子綦言：畢案此文以吹引言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

仍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怒嗚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謹邪？悟其爲謹則眾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謹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釋詁閑覩也閑謂好觀察人此智識之

異

論

之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炎炎有氣候成云詹詹詞費也此議論之異

其

寐

也魂交

其覺也形開

此兩覺

之異

與接爲構

成云構

合也

日以心闢

宣云心

計相角

緩者

密者

節文云殺

寬司馬云密深也宣云密謹也

小恐惴惴

成云略而言之有此三別此交接之異

大恐緩緩

李云惴惴小心貌宣云緩緩迷漫失精此恐惄之異

其發若機括

其司是非之

謂也

釋文機弩另括詩括成云司主也

使天眞

案發言卽有是非榮辱之主也

謂也

留不發若組盟然守己

以勝人此語默之異

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宣云琢削

使復陽也

宣云陰爲

喜怒哀樂慮歎變懃

宣云慮多思歎多悲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宣云厭然閉藏誠祕

近死之心莫

固猶深也老而愈深

使復陽也

無復生意

喜怒哀樂慮歎變多反覆懃多怖音

執姚佚啟慾

成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啟則情欲開

張態則嬌淫妖冶案姚同仇動止交接性情容貌

告天所賦

以上言人樂出虛本虛器樂由此作

無聲而有聲宣云蒸成齒

無形而有形皆氣

所使以上言物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日與夜代於何萌生

上句又見德充符篇已乎已乎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既無可推求不如其已乎然俯仰

彼無我

宣云彼卽上之此也

非我无所取

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

是亦

近矣

成云我卽自然自成云我卽自然

然卽我其理

非遠而不知其所爲使邪案與上怒者其誰

邪相應

必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昧

崔云特辭也李云昧兆也案云若有眞爲主宰者使然而其昧

遂不可

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

可運動者己信能之而不見運動我之形有情而無

形與我有相雜繫之

百骸

成云百情而形不可見

眼耳鼻口七竅

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

亦有六藏者腎有兩藏

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

有六賅

成云賅而存焉

賅備吾誰與爲親成云豈有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

焉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

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成云臣妾士女之職案謂役使之也言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既如是矣或皆有之而遞爲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代爲君臣乎然有眞君在焉卽上真宰也此語點醒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眞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攬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可悲乎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所有皆幻妄故無成云疲於所役而不知如何歸宿盧文弨云若當作恭司馬作蘭簡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心亦與之化靈氣蕩然矣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成云芒閻昧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

焉心之所志隨而成之以心爲師人人皆有奚必知相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以爲若者是道若者非道  
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未成凝一之心妄起意見  
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爲喻是以無有  
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無而爲有  
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未如

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

應上吹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人言非風吹比人甫

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爲言邪抑以爲無此言邪抑以爲與利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尚不定

道惡

平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眞有僞言何以蔽而至於有是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宣云觸處皆道本不須言一言一道亦不須言

須辯道隱於小成

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爲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見之人乃致道隱成引老子云大道廢

有仁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義華辨所以蔽隱至言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算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六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末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郭嵩焘云彼是有對待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見存也案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卽以本然之明照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立皆有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觀人則昧返觀卽明故曰彼出於是是非彼是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滅隨生浮游無定郭以此言死生之變非是有此乃彼此初生之說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雖然方生方不可方可言可卽有以爲不可者言不可卽有以爲可者可不可卽是非也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有因而是者卽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卽是以聖人不  
由宣云不由是此也而照之於天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是非之途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  
是也由之蘇軾云猶言職是故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云此亦爲彼所彼亦自以爲此彼亦一  
非此故各有一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成云此旣自是彼亦此合則無  
彼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  
下者可得會其玄極得道樞要郭嵩焘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  
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  
游乎空中不爲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唐釋湛然止觀補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是亦一无窮  
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惟本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故曰莫若以明  
明之照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惟本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爲下文物

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曰  
指非指馬非馬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不能明也以非指非  
馬者喻之則指之非指馬之非馬可以悟矣可乎不可乎不  
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萬物雖紛特一馬耳可乎不可乎不  
可

郭云可乎己者卽謂之可宣云道路也案行之

不可於己者卽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孟子所云用之  
而成路也爲下句

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

取譬與理道無涉物謂之而然名也故指馬可曰非指馬非指  
馬者亦可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何以謂之然  
曰指馬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卽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

論物之初固有然有可如指爲指馬爲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論物之初固有然有可如指爲指馬爲馬

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  
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  
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爲是舉延與櫺屬與

西施恢恠惻怪道通爲一

釋文爲于僞反成云爲是故略舉數事愈云說文莊也漢書東方朔傳

以廷撞鐘司馬云櫩屋柱也屬病癰楚檮以大小言屬西施之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恠奇變之稱惻矯詐之名怪妖異之解案自知道者觀之皆

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其分也成也

分一物以其成也毀也成數物

於此爲成於彼爲毀如散毛成槐伐木爲舍等也

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

如此成即毀毀卽成

故無論成毀復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達

道者能一視之爲是不用己見而寓諸尋常之理而有用者以通也者得也則自得適得而幾已

適然自得則幾於道矣

因

是已

因任也任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宣云已者旣通爲一不

知

其然未嘗有心也謂

謂

之道所謂適得而幾也案此言非齊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是非不能得道以下又反言以明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

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

固於目前之一隅與朝三之說何異乎何謂朝三

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

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其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芻朝三而暮四足乎

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眾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芻音序栗也案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爲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亦因任之義也

兩行

釋文鈞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通行是非其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案寓言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此作鈞用通借字

矣成云至造極之名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次以爲有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

物矣

以上又見庚桑楚篇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爲有物尚無彼此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

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尚無是非

也

見是非則道之  
渾然者傷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愛以是

非而成

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

假設論端以明其義

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眞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

成云

也策打鼓枝亦言擊節枝曠妙解音律

司馬晉平公樂師秦枝策者柱其策而不擊

惠子之據梧也

梧琴也

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辨者有不三子辨之時枝策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承不鼓意三子

崔云書之於今也案言昭理三子之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世宜云惟自以爲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欲以明之彼彼眾人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辨者言非所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其明之如堅石白馬之辯欲眾其明而終於昧終

故曰以堅白之昧終堅白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

云公孫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

服眾人之心人之口不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郭云昭文之子又乃終文

之結成云昭文之子倚其父業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案終文之  
續猶禮中庸云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

其一技而去道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成云我眾人也若三子異於眾

遠仍是無成人遂自以爲成而眾人異

於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於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

者多矣當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

司馬云滑疑亂也案雖

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司馬云滑疑亂也案雖

故曰滑疑之耀聖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已

智而寓諸尋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晰之以上言求道則

不容有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

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孰彼此之兒今日有言如此求勝彼而引不類者爲類則與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弗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試也

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成云未始猶未曾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有有也者有无也者言之有無有未始有无也者言之未曾有未始夫未始有无也者並出言之心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忽而有有言者有無言者然有者或情已竭無者或意未盡是有者爲無無者爲有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既顯有言矣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乎台於道爲言不合則有言與無言等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殭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釋文殭子短命者也或云一年十九以下爲殭司馬云免毫在秋而成成云秋時微生毫毛其末至微故謂秋毫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殭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

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足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案此漆闇所謂齊彭殤也但如前所說則誠虛誕妄作矣其意蓋謂太山豪末皆區中之一物旣有相干萬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不過與豪末等故曰莫大於豪末而太山爲小彭祖殤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大於殤子而彭祖爲夭我不能與天地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爲一也漆園道術精妙喚醒世迷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真性俗子徒就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何所容其言

旣已謂之一

矣且得无言乎

謂之一卽是言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

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成云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一旣一

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雖有善巧算厯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况凡夫之類乎故

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无適有乎

成云自從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

言以之有言縱言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適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

无適焉因是已

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

此舉物之大小人之處夫道未始有封成云道無不  
天並齊之得因任之妙夫道未始有封在有何封域言未始有常郭云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爲是而有畛也爲言無常而請言其畛有左

有右

或袒左

有倫有義

郭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釋文崔本作

論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辯也者有不辯也

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有議矣案

上言有畛倫義非

分者異視

吟也當從俞說

有分有辯

分者剖別

有競有爭

競者對競

爭者羣爭

之謂八德

德之言得也各據所得

之謂八德而後有言此八類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成云六

六合之外所以存而不論

合之內

謂蒼生所稟之性分聖人隨其機感

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

聖人

陳而應之既曰憑虛亦無可詳議

成云春秋者時代

先王三皇五帝志記也祖述軒項

議而不辯

成云春秋者時代

以爲典謨聖人議論利益當時

終不取是辯非需於陳迹案春秋經世謂

有年時以經辯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

以不分爲分

曰何也

聖人懷之存之眾人辯

辯也者有不辯也

不辯爲辯

曰何也

聖人懷之

於心眾人辯

之以相示也

相夸

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道之

而後辯起大夫大道

不稱

宣云無可名

大辯不言

使其自悟不以言屈

大仁不仁

成云亭亭羣品汎非爲仁也

大廉不嗛

釋文徐音謙成云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

何所遷讓

彼青春

大勇不忮

宣云愛無心譬彼青春無客氣害人

道昭而不道

以道炫物必非眞道

言辯而不及勝辯

人道害人之心

以道炫物必非眞道

言辯而不及勝辯

則中不可知

勇忮而不成

成云舍慈而勇

枝逆物情眾共

疾之必無成遂

五者圓通今滯於遂

五者圓而幾向方矣

釋文園崔音圓司馬云圓

也成云幾近也

宣云五者

本渾然圓通

成云智不逮不

而近向方不可行也

郭子綦云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成云智不逮不能

學之造極也

郭子綦云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不道卽上不稱

郭子綦云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

郭子綦云

府宣云渾然之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

郭子綦云

至理之來

郭子綦云

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

成云葆蔽也韜藏而其光彌朗言

郭子綦云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故

崔云宗一膾二胥故三

案人間世篇堯攻叢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故

崔云宗一膾二胥故三

案人間世篇堯攻叢

枝胥放國爲虛厲

南面而不釋然

成云釋然怡悅貌也案釋其

是未從舜言矣

同

惲語又見庚桑楚篇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

成云三因君

猶存乎蓬艾之間

云蓬艾處草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從我於至道豈宏哉堯舜一謐弄射落其九故援以爲喻萬物

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成云通過也欲奪蓬艾之廟而伐使從我於至道豈宏哉堯舜一謐

闕缺問乎王倪曰

釋文倪徐五嵇反李音義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

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成云子旣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已之不知乎

若自知其所不知卽爲有知

云然則物無知然則

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

汝旣无知然則物皆無知邪

吾惡乎知之物我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云李

庸用也詎何也案小知仍

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

未爲知則不知未必非

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

死司馬云 鮑然乎哉

秦言物則不

偏枯木處則惴慄恂懼

釋文恂徐音嗟恐貌

班固

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民鮑猿孰知正處爲正

作响

家齊孟子芻

鷩然成云泥鮑

說文鷩獸蟲秦

豢之悅我口

麋鹿食薦

說文薦之所食

蠅且甘帶釋文蠅且字或作蛆廣雅云蠅公也

崔云帶蛇也

鴟鴞耆鼠

鴟鳴二鳥耆釋文或作嗜

四者孰知正味

知所食之味

爲援

羆狙以爲雌

釋文羆徐敷面反郭李音偏司馬云羆狙一名羆羆似磼而狗頭慧與雌後交

麋與

鹿交鮪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

飛麋鹿見之決驟

崔云決驟疾走不顧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

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

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說文樊音煩

也成云行仁義損益不同

或於我爲利於彼

爲害或於彼爲是於我爲非何能知其分別

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

成云至者妙極

之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

向云涸凍也

疾雷破山風振

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

郭云奇物而行非爲動也

而騎日月

郭云有晝夜而無死生

而遊乎四海之外

三句與道遙遊篇同累日月作御飛龍

死生無變於己

郭云與變爲體

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劉缺王倪二證

瞿鵠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

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

以爲名崔云名丘俞云瞿

鵠必七十子之後人夫子謂孔子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卽孔子名因瞿鵠述孔子之言而折之崔說非也下文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子者長梧子自謂旣云丘與聖人不從女皆夢又云子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之名乎

聖人不從

事於務

郭云務自來而理自

成云違不就利不違害

成云違

不喜求不

緣道

郭云謂有謂謂言也或問而不答卽是答也

有謂无謂欲無言而遊乎

不答卽是答也向云孟浪音漫濶無所趨舍之

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

謂宣云無畔岸貌李云猶蔽略

也成云猶率略也案率略卽較略謂言其大略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黃元作皇釋文本又作黃蘆文昭云黃皇通用今本作黃成云

聽鼓瑟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

釋文大音秦成云方聞此言便

謂妙道無異

見卵而求時夜

崔云時夜司夜謂雞

見彈而求鵠炙

司馬云鵠小鳩

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琉璃綠色其肉甚美

子嘗爲女妄言

成云卽鷄鳥賈誼所賦案二句又見人間世篇

釋文旁薄葬反司馬云依也

之女亦以妄聽之奚

成云何如

旁日月

郭云以死生爲晝夜之喻

挾宇宙

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說文舟與所爲

其脣合

脂司馬云合也向音脣云若兩

極覆曰宙成云挾懷藏也郭云以萬物爲一體之譬爲

脣之相合也

成云無分別貌

置其滑潛

成云置任也滑亂也向本

作汨潛

以隸相尊

成云隸蹕稱卑僕之類案此貴賤一視

眾人役役聖人愚范

徐范

閭也徒奔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

參萬歲而一成純

參釋萬歲千殊萬異渾然汨然

成云忘知廢照茫然若懸不以介懷抱一而成精純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釋文蘊積也案言於萬物無所不然但以一是

相蘊積

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說音悅

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邪

喪失也弱齡失其故居安於他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成云艾封

人艾地守

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崔云六國諸侯僭稱

封疆者王因謂晉獻公爲王也

與王同筐牀

釋文筐本亦作匡崔云方也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

也又借喻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

郭云斬求也

夢飲酒

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

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

覺夢之異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

死爲大覺則生是大夢

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

自謂君乎知之

牧乎固哉

其孰真爲君上之貴乎孰真爲牧圉之賤乎可謂固陋哉

正也與女皆夢也予謂

文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其名爲弔詭釋文弔音的至也詭異也

蘇軾云言眾人間此言以

爲弔詭遇大聖則知其解矣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解人難得萬世一遇猶旦暮然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若而皆汝

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有是  
有非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謬闇吾誰使正之

使我各執偏見不能相知則旁人亦因之不明是受其謬闇也我欲

正之將誰使乎謬闇不明之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

也而待彼也邪

同彼我不信同我彼不服別立是非彼我皆疑

辯之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郭嵩焘云言隨物而變謂之化無益聲若與也是與不是然與不然

在人者也待人之爲是爲然而是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如下文所云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成云天自然也倪分也曼衍猶變化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盡天年之性命案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辯下

今從宣本移正又寫吉篇亦云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窮年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若是果是也則是之

與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

成云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所

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邪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

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辯也矣忘年

忘義成云年者生之所稟旣同於生死所以忘義振於无竟故寓

諸无竟

成云振暢竟窮寓寄也案理暢於無窮斯意寄於無窮不須辯言也瞿鵠長梧三證

閭兩問景曰郭云閭兩景外之微陰也釋文景本或作影俗

墨子行今子止墨子坐今

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成云獨立志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

有待而然者邪

影不能自立須待形

形不自主又待真宰吾待蛇蚞蜩翼邪

言吾之待如之

釋文紺音附司馬云蛇腹下齧齧可以行者也

成云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蚞可譬蛇蚞皮翼蜩甲也

蛇蚞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所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

是知形影之義與蚞甲無異也案言吾之所待具蛇蚞蜩翼邪蜩翼

邪謂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尚不甚相合也以上與寓言篇同而繁簡互異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然自張莫知其宰固兩景四證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成云相

自喻適志與

李

喻快也自快適

其志與音餘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成云蘧蘧不

驚動之貌

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

周蝶必有分

而其人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

謂

蝶爲周亦可此則

一而化矣現身說

法五證齊

物極境

內養生主第三

順事而不滯於物冥情而不擾

其天此莊子養生之宗主也

生有窮盡

知無畔岸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向云

殆窮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生有窮盡

知無畔岸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向云

殆窮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已止也

事過思諷

其殆更甚

爲善

无

近名

惡无近刑

王夫之云

聲色之類不可

名

李

爲善者卽惡也

二語淺說

緣督以爲經

李

云緣順督中經常也李楨云人身惟脊居中督脈並脊而上故訓中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絶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全其有可以養親以受於之於親養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夭折之則有盡之至也者無盡從正意說入一篇綱要下設五喻以明之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釋文丁其名崔司馬云文惠君梁惠王成云解宰割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蘇軾云說文踦一足也也砉然騞然奏刀騞然司馬云砉皮骨相離聲崔云砉音畫騞音近獲聲大於砉也成云砉然嚮應進奏騞刀騞然大解仲反下同合於桑林之舞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釋文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乃中經首之會向司馬云經首咸池樂章也乃中經首之會也卽堯樂宣云會節也文惠君曰謗李云歎聲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成云進過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

牛也

成云操刀既久頗見理間緩觀有牛已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

向云暗與理會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成云官主司也案官承上

專以目言目方觀

其述神已析其形

依乎天理

成云依天然之腠理批大郤字林批擊也

際之處

郭音郤

道大窾

郭慶藩云窾當爲款漢書司馬遷傳注款空也謂骨節空處

肯綮之未嘗

俞云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言經路

支枝通作經絡相連處必有礙於游刃庖丁因其固然故無礙

釋文肯綮骨內司馬云綮猶結處也音啟言枝經肯綮皆刃所

未到嘗試也

而況大輒乎

輒音孤崔雲榮結骨

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

折也

崔云族眾也俞云謂折骨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

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釋文磨石

彼節者有閒

節骨

而刀刃者无

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

郭云文錯聚結爲族吾見其難爲怵

然爲戒視爲止

郭云不屬目他物

行爲遲

新云徐其手

動刀甚微謙然已解

解脫貌  
謀與礪同

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

郭云足

容豫自得之謂案田子方篇

亦云方將躋躇方將四顧

善刀而藏之

釋文善

文惠君曰善

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牛雖多不以傷刃物雖雜不以累心皆得養之道也一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

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人簡文云右師官名

是何人也惡乎

介也一 天與其人與

司馬云爲天命與抑人事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

是使獨也

司馬云獨一足案此與德充符篇三兀者不同介者人生兀者人患

人之貌有與也

郭云兩足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形殘而神全也知天則慮順二喻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斬畜乎樊中

新同期猶言不期而遇下同李云樊藩也

所以神雖王不善也

釋文王干況反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籠鳥神雖王不善也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樊華必失所養三

喻

老聃死

司馬云老子案老子謂文失音逸

三號而出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

其人也

謂真人不死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斬

哭而哭者

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會交際言稱譽言老子誠能動物我之不哭自有說也

是遯天倍

情忘其所受

釋文遯又作遁是謂老聃情乃惠子所謂情見德充符篇受者受其成形

古者謂之遁

天之刑

語又見列御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爲天刑之則知遁天刑是贊語舊解並誤

適來夫子時也

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

釋文縣古玄成云帝天也案大宗師篇云得時也夫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大同來去得失皆謂生死德充符郭注亦云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

天之縣解也言夫子已死吾又何哀四喻

指窮於爲薪以指枯木爲薪薪有窮時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無盡五喻

薪有窮火

人問世第四人問世謂當世也事暴君處汙世出與人接篇無爭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末引接與歌云來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此漆園所以寄慨而以人問世名其篇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釋文司馬云衛莊公蒯聩案左傳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入國時顏回已死此是出公輒也姚鼐云衛君託詞以指時王廉爛其民者宣云役民無時而見其過郭云莫其年壯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無時而不見其過敢諫輕用民死視用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兵易也郭嵩焘云蕉與焦通左成九年傳民其無如矣無所歸往蕉萃班固賓戲作焦萃廣雅蕉黑也民其無如矣歸往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宣云無所事相教入亂國就之宣云欲醫門多疾喻則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李云瘳仲尼曰謗願以所聞思其則崔李云瘳仲尼曰謗

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若汝也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成云道在純粹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亂擾則憂患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己尙不立焉能救物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成云存立也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猶逮及也暴人謂衛君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成云德所以流蕩喪真者矜名故也智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成云軋傷也案言皆凶禍之器非所以盡平行世之道蘇軾云繆國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軋萌矣故曰凶器此淺言之下復深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諷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菑況懷凶器以往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簡文云矼慤實乎云祭義而衛省之鄭注衛當作貌案雖慤厚不

用智而未孚乎人之意氣雖不爭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名而未通乎人之心志人必疑之而往恐被戮

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強其兩反術同述郭嵩焘

過案人若如此則是自有其美人必惡之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

人菑夫

程文菑音災成云命名也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下而汝也

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

而闢其捷

成云詔言也王公衛君言汝唯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闢

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

水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

郭慶藩云熒晉之借字說文營惑也从目熒省聲成云形見也言汝目將

爲所眩汝色將自降口將自救容將益恭心且舍己之是以成彼之非彼惡既多汝又從而益之始既如此後且順之無盡

若殆以不信厚言

宣云未信而深諫案此若字訓如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拂人之民

李平云偃拂謂憐愛

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拂之

之宣云人謂君

因其好修名之

好名者也

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一證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

三國名

國爲虛厲宣云地爲王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  
貪利三國如此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證蘇軾云龍比修德而榮  
故堯禹攻滅之封以爲好名因而擣之桀紂惡直臣之有其美而自恥爲辟王是亦好名也叢枝胥敖有屬  
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實也故曰  
是皆求名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實者也夫子又舉所聞告之言人主據高位之名有威權  
之實雖以聖人爲之臣亦不能不爲所屈況汝乎雖然若必  
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以者挾持之顏回曰端而虛端肅而  
一勉而則可乎曰惡惡可上惡驚歎詞下惡不可也夫以陽爲充孔揚  
衛君陽剛之氣充客外見滿於內甚揚於外采色不定者無常  
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云寒抑也容與猶快樂人以箴  
規感動乃因而挫抑之以求放縱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雖日日漸積之以德  
平大德將執而不化宣云自外合而內不訾宣云外卽相合而內  
以爲是無自訟之心姚鼐云

訾量也聞君子之言外若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不違而內不度量其義而上比子然則下顏子又言也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成云內心誠直其自然之理而爲徒類宣云天子人君郭云人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一無所求於人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統一外曲無私若嬰兒也外曲

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宣云擎執笏跽長跪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

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爲

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成云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其言雖教謹

之寶也所陳之言雖是古教即有諷責之寶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

而不病郭云寄直於古無以病我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

惡可大多政釋文大音秦郭云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所謂大多政也案政正同法而不謀愈

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謀成光釋文謀雖未宏大  
便僻也此謀義同言有法度而不便僻雖固亦无罪

可免罪咎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人猶師心者也

成云師其有心顏回

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

釋文齊本亦作齋

有而

爲之其易邪

郭云有其心而

易之者皞天不宜

成云爾雅夏曰皓天言其氣皓

汗也案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蘇軾云易之者仍師心也失其初心是謂違天於義亦通顏回曰回之家貧

唯不飲酒不如翬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爲齊乎

成云翬辛菜

曰是

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

宣云不雜也

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成云耳根虛寂凝神心符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

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遺之又遺漸階玄妙

聽止於耳

言云止於

形骸僉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

心止於

符僉云此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

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

論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俞云此申說氣宣  
云氣無端卽虛也

唯道集虛處者心

齊也

成云唯此真道集在虛處者心故虛者心齊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齊之教

貢自回也

自見有回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既得教令

遠忘物我可謂虛乎夫

子曰盡矣

成云心齊之妙盡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

汝入

通其藩內而無其藩內而無

以虛名相感動

入則鳴不入則止

入吾言則言

無門無毒

宣云

隙不發一葉郭云

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

無毒宣云

李楨云門毒對文毒與門不同類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草

花往而生義亦不合毒蓋墻之借字說文墻下云保也亦曰高

王也讀若毒與郭注自安義合張行孚說文發疑云墻者累土

爲臺以傳信卽呂覽所謂高保禱於王路真鼓其上遠近相

而是也誠是墻之謬墻者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爲保衛周易以

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之毒之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

是此義廣雅毒安也亦卽此訓楨案墻爲毒本字正與門同

所以門毒對文讀都皓切音之轉也案宣說望文生義不如

讀最合門者可以沿爲行路毒者可以望爲標的无門无毒

使李楨人无可窺尋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成云宅居處也處

至一之道不得已

而心李楨之意

應之非預謀

也則忘矣絕迹易无行地難

宣云人之處世不行易行而不善迹難爲人使易

以僞爲天使難以正

成云人情驅使淺而易數天然駄用爲而難矯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

上音智下如字古云以神運以寂默聽彼闕者虛室生白

司馬云闕空也室喻心

也成云後前境也

咸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眞源

致善應也俞云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倣眞訓虛室生白吉

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

列子天瑞篇虛重元注云

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在凝靜之心亦能

連文之誤案下止字或之之誤

止連文之誤案下止字或之之誤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精

驚而不安息是

神外

形坐而心馳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

矣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蓮之所行終而況

人乎

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心智在內而歸

之於外成云虛懷任物鬼神將莫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固

其宜

散焉者乎

此禹舜應物之綱紀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況凡散

之人有不爲所化乎成云凡遷三皇以前無文字之

謂其與云言知此可爲帝王可以宰  
世而況爲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成云委  
寄甚重齊

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宣云貌敬而  
緩於應事

匹夫猶未可動而況

諸侯乎吾甚憄之

懼也

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懼成

事無大小鮮不由道而以懼然成遂者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王必降罪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宣云喜懼文戰陰陽二氣將受傷而疾作

若成若不成而

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成云任成敗於前塗不以憂喜累心

謂事無成敗而卒可無患者惟盛德爲能成

蘇說是也

吾食也執粗而

不惑

宣云甘守粗樸不求精善

爨无欲清之人

成云清涼也然火不多無熟可避

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憂灼之故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到行事實處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云戒法也

受之於天自然固結

臣

真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可解於心

成云天下未有無君之國

不論境地何若

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成云事無夷

惟求安適其親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君者不擇地而安之

成云事無夷

不論境地何若

事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成云事無夷

惟求安適其親

險安之若命忠之盛也

重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王念孫云施謂爲移

此猶言不

謂效篇哀虛之相易也漢書衛綱傳人之所施易義皆同

之則爲易施例言之則爲施易也宣云事心如事君父之

擇雖哀樂之境不可不移易於其前

宣云尚何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情責也

何暇至

生而惡死

宣云尚何

前聞

陰陽之忠

宣云相親

更以

凡交

宣云相親

相孚

近則必相靡以信

宣云相孚

遠則必忠之以言

契以言必或傳之

宣云必使傳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宣云兩國君之喜怒

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郭云溢過也喜怒

怒之言常過其當凡溢之類妄

成云類似也似使人妄構

妄則其信之也莫

成云莫致疑貌

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

引古格言揚子法言名因此

傳其常情

宣云但傳其平實者

無傳其溢言

郭云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則幾乎全

且以巧

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

釋文大音秦本亦作秦案鬪力屬陽求勝

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譎百出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

奇樂

禮飲象治既醉則終於迷亂香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宣云諒信鄙詐俞云諒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諸之誤諸讀爲都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始乎鄙常卒乎鄙

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而爲諒遂失其旨矣淮南誼言訓故始於鄙者常大於鄙卽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

卒字之誤說見王氏雜志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

如風之來

如波行者實喪也郭嵩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者無而舍之實喪猶得失也風波易以動喪易以危得失無定故曰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獸困而就失中之故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醫下人有不肖之心而爲惡厲欲求精核太過則人以不肖之心起而相應不知其然而然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心起而相應不知其然而然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宣云必羅禍故法言曰无遷令成云實傳無成云弗勞勸獎強令得遷改成就再引法言畢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是增益語言遷令勸成殆事事必成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遊者以養吾心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何作爲報也郭云任齊爲齊作意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卽此於其間鶴若人道之患非患也

顏閭將傅衛靈公太子

釋文顏閭魯賢人太子蒯聩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

天性嗜殺

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

宣云縱其敗

度必覆邦家與之

爲有方則危吾身

制以法度

先將害已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

所以過

釋文其知音智但知責人不見己過

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

先求身之無過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宣云外示親附

之形內寓

宣云猶雖然之意雖然之二者有患

未盡善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附不欲深

必防其經順不顯必範其趨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

顛墜滅絕崩壞蹶仆也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

郭云自顛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且惡其勝已

妄生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

喻無知無能

知識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

不立崖岸達之入

爲无町畦

無界限喻順其意而通之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以入於無疵

病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

之幾矣

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

伐汝之美以犯太子近似螳螂矣一喻汝不知夫養虎

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

其決之之怒也

成云以死物投虎亦先爲分決不使用力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虎逆之則殺人養之則媚人喻教人

不可怒再喻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輦盛溺

成云輦大蛤也愛馬之至者

適有畜

王念孫云僕附也言畜

馬體也詩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緣於而拊之不時

拍也不時掩馬也

則缺銜毀首碎胸

成云銜勒也馬驚至此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

可不慎邪

亡猶失也欲爲馬除畜意有偏至反以愛馬之故而致亡失故當慎也三喻

匠石之齊至乎曲轍見櫟社樹

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曲轍曲道成云如轍轍之道也社土神

社木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文選注引司馬云絜而也

其高

李云徑尺爲圍蓋十丈

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絜而也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俞云旁方古通方且也言可爲舟者

且上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遂竟也文選注引

司馬云匠石字伯

弟子厭

觀之厭飽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輶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爲舟則沈

體重

以爲棺槨則速腐多敗以爲器則速毀疏

以爲門戶

則液楠

李楨云腐韻構松心又木名也

以爲柱則蠹蝕

是不材之

木也无所可用

已見逍遙遊諸篇

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女將惡乎比子哉若將比子於文木邪

郭云凡可用之木爲文木可成章也

夫相

梨橘柚果蓏之屬

成云蓏瓜瓠之類

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俞云泄當讀爲揜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

揜揚注揜牽引也小技揜謂見牽引也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

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

掊擊由其自取成云掊打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

幾伐而死乃今得之郭云數有

睥睨已者唯成云方得全身爲我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

今匠石明之爲子大用

成云方得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

人又惡知散木

而汝幾近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王念孫云診讀爲吟爾雅疇告也告其夢

於弟子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

既急取無用以全身何必爲社木以自榮

猶言祕之姚鼐云密默字通田子方篇仲尼曰默女無言達生篇公密而不應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

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彼亦特寄於社以聽不知己者詬病之而不辭也司馬云厲病也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如不爲社木且幾有翦乎代之者謂或析爲薪木宣云義常理案被非

保於山野究與俗眾異非城狐社鼠之比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宣云義常理案被非訛社神以自榮而以

常理稱之於情事遠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

李云卽南郭也伯長也司馬云商之丘今梁國睢陽

縣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

向云賴陰也崔云隱傷於熱也成云

昭陽曰乘言連結

千

乘熱時可庇於其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

言必  
可爲

也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

軸解而不可爲棺槨

成云軸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案解者文理解散不密緩

呴其葉則

口爛而爲傷喚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李云狂如醒也病酒曰醒

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成云不材爲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之妙用

故能不夭斧斤嗟夫神人以此不材由木悟人宣云神人亦以

而庇蔭于乘也

天獨

司馬云

荆氏地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司馬云荆氏地名宜此三木曰把宣云杙櫟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

狙猴之杙者斬之

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宣云杙櫟也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

麗者斬之

崔云環八尺爲一圈郭慶藩云名大也

七圍八圍貴人富

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釋文禪本亦作擅成云棺之全一邊而

不兩合者謂之禪傍其木極大當斬取

大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牛之白頰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郭云  
解巫祝解除也成云頰額也亢高也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人沈河以祭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卽其類是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此亦知不材者全也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宣云可全生

則祥莫大焉

支離疏者

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

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司馬云言脊曲頭癢也淮

南曰脊管高於項也會撮指天

司馬云會撮醫也古者醫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醫指天崔云會撮項椎也李楨云崔

說是大宗師篇句贊指天李云句贊項椎也其形如贊亦與崔說讖合素問刺熱篇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

法也沈形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難

經四十五難云骨會大杼張注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

諸骨自此檠架往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大椎之間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撮玉篇撮木

撮節也與脊節正相似

五管在上李云管膾也五藏之膾並在人背李楨云頤肩屬外說會

从木作撮於義爲長

撮五管兩髀爲脇司馬云脊曲脾脇編內說會

故與脇肋相並

範縫衣也

鼓瑟播精足以食十人

司馬云鼓簾也小箕曰瑟上  
織浣衣也謂米曰精成云播揚士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閒

郭云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上有大役則

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宣云不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

薪四斗日鐘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  
任功作足

司馬云六斛四斗日鐘解

支離其德者乎

成云忘形者猶足免害況忘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與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成云何如

荆云當盡臨時之宜耳

天下有道聖人

猶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宣云當盡臨時之宜耳

天下無道聖

成焉

宣云成其功蘇輿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

苟生當有道固樂用世不僅自全其生矣

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

宣云全其生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易取不取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當避不避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宣云最可危者迷陽迷陽

謂棘刺也生於拘守自苦之人山野踐之傷足

至今吾楚與夫遇之猶呼迷陽踢也迷音讀如麻

无傷吾行吾行卻曲宣云卻步委曲不敢直道无

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司馬云木爲斧柄還自消桂可食故伐之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

漆可用故割之

成云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爲才能天於斤斧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喻意點清結局與上接輿

歌不連歌有韻此無韻